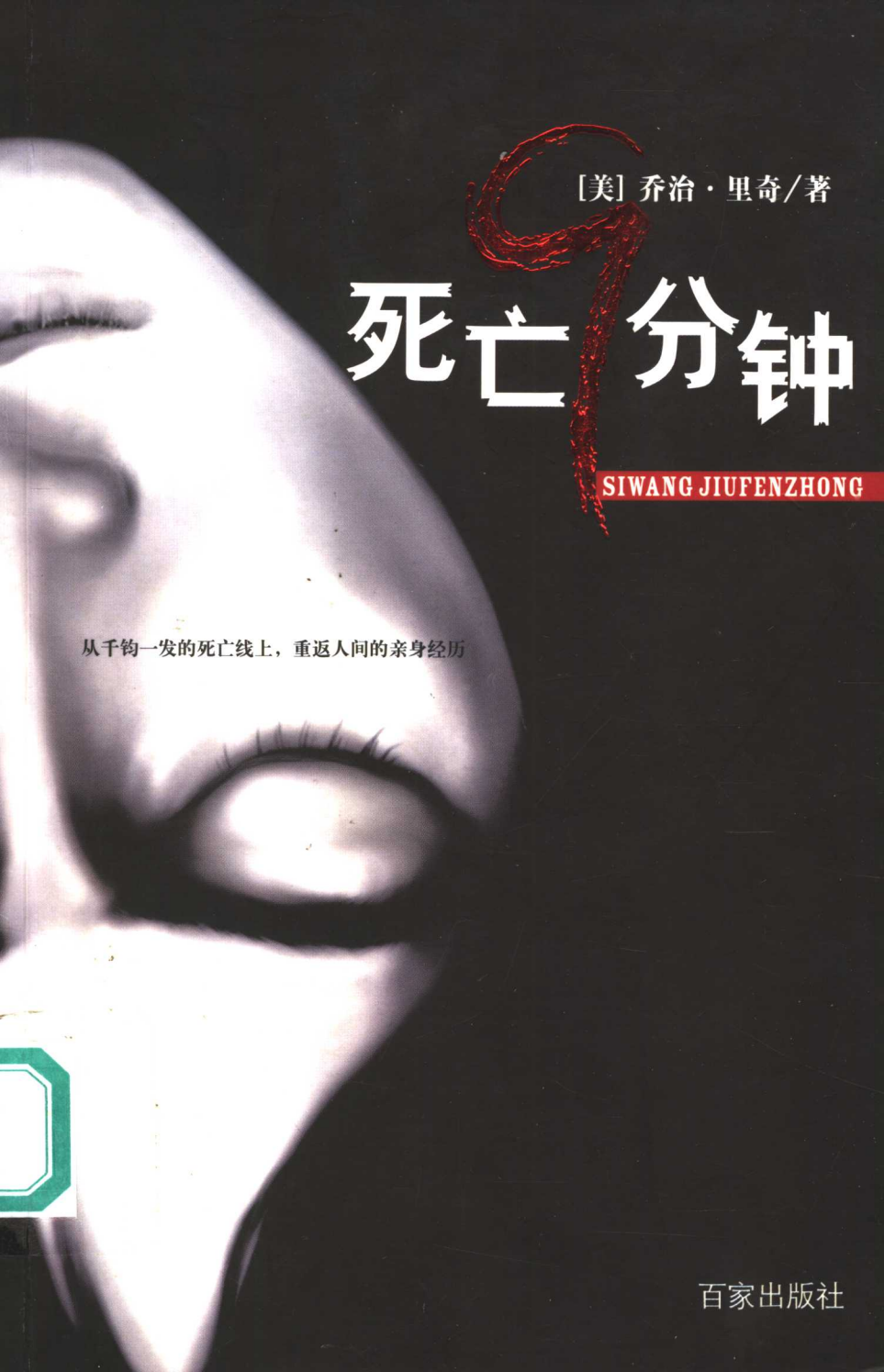




[美] 乔治·里奇/著

死亡9分钟

SIWANG JIUFENZHONG

从千钧一发的死亡线上，重返人间的亲身经历

百家出版社



死亡9分钟

[美] 乔治·里奇 / 著

陈建民 / 译

张韶烨 / 校译

百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亡九分钟/ (美) 里奇 (Ritchie, G. G.) 著; 陈建民译.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5.12

ISBN 7-80703-430-0

I. 死... II. ①里... ②陈...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9692 号

Return from Tomorrow

COPYRIGHT©1978 BY GEORGE G. RITCHIE, M.D.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HOSEN BOOKS, A DIVISION OF BAKER PUBLISHING GROUP, GRAND RAPIDS, MICHIGAN 49516, U.S.A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1988 BY CHINA SUNDAY SCHOOL ASSOCIATIO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UTHORIZED BY CSSA, RELEASED THROUGH ARRANGEMENT OF MEMRA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09-2005-531 号

书 名: 死亡 9 分钟

作 者: [美]乔治·里奇

译 者: 陈建民

校 译: 张韶烨

策 划: 丁国联 张韶烨 [美]史迪文

责任编辑: 丁翔华

封面设计: 许 菲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www.shwenyi.com)
百家出版社 (200032 上海市茶陵路 175 弄 3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25 插页 2

字 数: 88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703-430-0/I·62

定 价: 15.00 元

前言

Preface

亲爱的朋友，在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里，你想过自杀吗？有过厌世的念头吗？也许大多数人都在心里找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以及曾经的煎熬和徘徊，不过，我们恭喜你，因为你胜过了这个念头，至少现在是胜利的；我们还要恭喜你，因为你正在阅读的这本书将会帮助你永远战胜任何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念头。

“生不能解决的问题，死也不能解决。”在本书的故事里，你会看到那些自杀死亡者，不但没能逃离生前的痛苦，反而仍然纠缠在原来的难题里，停不下来。乔治·里奇博士并非职业作家，他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医师，一生只写了这一部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有人便认为这是他的真实经历。由于故事中所记叙的人物和事件大多发生在美国本土和欧洲战场，所以我们无法考证其真实性，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信你看完本书后，会有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每一位生者都想知道死亡的感觉，然而这无从考证，因为我们离世的亲人、朋友不会回来告诉我们。那么，死亡临近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感觉？每个人在死亡时候的感觉

都一样吗？科学家们早就对此展开了细致的研究，为人们提供了在生死交界处的微妙感受信息。

这就是——濒死体验。

早在 1892 年，瑞土地质科学家 Heim 就根据登山跌落者的叙述，首先对濒死体验进行了现象学的描述。随后，许多学者和科学家们对此进行了调查和研究。我国对濒死体验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了，天津市安定医院院长冯志颖教授率先将国外的这项研究介绍到国内。濒死体验是指那些遭受严重创伤或疾病但意外地恢复的人，以及曾处于潜在毁灭性境遇中预感即将死亡而又侥幸脱险的人所叙述的他们在死亡威胁时刻的主观体验。

“我感到思维特别清晰，过去的某些生活场景就像镜头画面似地——在眼前迅速闪过……有小时候得奖的镜头，也有结婚时兴奋的镜头，就像生活的‘全景回忆’。”

“那时我不害怕，也不痛苦，也不思念亲人，就像情感丧失了一样。”

这些是冯院长对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中 81 例濒死体验的研究中，41 例讲述有类似的短暂经历。

根据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尽管不同个人描述的濒死体验内容有差异，但它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和普遍性。冯志颖教授带领的研究小组通过对 1976 年唐山大地震幸存者的濒死体验调查，获得了 81 例有效的调查数据，成为目前世界濒死体验研究史上采集样本最多的一次。据统计分析，这些幸存者中，超过半数的人濒死时曾对生活经历进行回



顾：将近半数的人产生从自身分离出去的感受，觉得脱离了自己的躯体，游离到空中，身体分为两个，一个躺在床上，但只是个空壳，另一个是自己，比空气还轻，晃悠悠飘在空中，感到无比舒适；还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有自身正在通过坑道或隧道样空间的奇特感受，这时还伴有一些奇怪的嘈杂声和被牵拉或被挤压的感觉。

这些感受和体验，有一天你我都要去亲身体会一次，而这一天是未知的、无法预测的，这是自然规律。任何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都不会有好的结局，自杀也是一样。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中，每个人都难免经历各种人生坎坷，古人云：“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这些都是自然规律，咬一咬牙挺过去，才发现原来以为天塌下来的事其实真没什么大不了，于是我们比过去更坚强，这就是所谓的成长。有些年轻朋友为了得不到的爱情自寻短见，他们说自己那样做是因为太爱对方了，然而，他们根本不懂爱。

“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温柔；爱是不嫉妒，也不自夸，更不骄傲；爱是不粗鲁，不求自己的利益，不轻易发怒，不计较他人的冒犯；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永远包容，永远相信，永远盼望，永远忍耐。

爱——能让我们在任何境遇中都坚强地活下去。

联系我们：noah_publishing@hotmail.com，分享你身边爱的故事。

编 者

二〇〇五年十月



Contents 目 录

Chapter 1 [直面死亡] = 1

……“我刚才告诉过你，他们说我只剩四个月了，也就是说，可能也只有四个星期了，因为医生也跟常人一样，会撒谎的。老实说，我觉得我犯不着再花什么苦心来搞好人际关系了。”“我并没有在与你谈论四个月、四星期、或四十年的事情，我是在谈那永无止境的未来。”就好像一扇门摔到我脸上似的，我看见他眼中那正要展开来的坦诚，一下子消失了，“你是在谈……天堂与地狱……这码子事吧？得了吧，医生！”

Chapter 2 [我要学医] = 11

……事实上，很有趣的是，一旦我想到金钱这个东西时，我的脑海中便会开始浮现一切我想拥有的东西。目前我已经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清单了，从凯迪拉克跑车、游泳池……一直排到游艇。

Chapter 3 [我的死亡] = 29

……停了一下，我低头望向桌面。只见痰杯满满的，全是鲜红鲜红的血。

Chapter 4 [寻找自己] = 35

……于是我转过身，刹时僵在那里——床上有个人躺着。我靠近了一步，看得出这是个留着棕色短发的男青年，静静地躺着。但……这是不可能的事啊！我自己刚刚从床上跳下来呀！刹那间，这神秘的怪事包围了我，越想越令人感到奇怪——哦，管他呢，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Chapter 5 [自杀者] = 49

……“你的睡眠不足呀！玛哲丽对你的要求太多了。要知道你一直不太健康，为什么不带一条围巾？你实在不该娶一个只顾自己的女人。”她所说的还有很多，从她的话里我能猜出她是这人的母亲。虽然他们的年纪看起来如此地接近，真不知她这样跟着他究竟有多久了？难道这就是死亡吗？——永远无法被生者看见，却又永远搅扰在他们的事件中？

Chapter 6 [地狱天堂] = 73

……在无限遥远之处，遥远得让我无法以任何所知道的方式来看清楚——那里有一座城，是一座光辉万丈而且广阔无边的城，其明亮足以让人在无尽遥远之外一目了然。这些光辉似乎是从那座城的城墙、街道，以及我能辨认出正在行走的人们身上所迸射出来的，实际上，这城和其中的一切仿佛都是用光造成的，正如我身边的这位一样。

Chapter 7 [死里复活] = 83

……“今天我们的时间到此为止，”我告诉弗瑞德：“如果你喜欢的话，明天我会告诉你从医生那边搜集来的、关于我的事。”虽然从停车广场走到这里的几步路已叫他上气不接下气，但弗瑞德现在是天天报到的。因此，第二天下午我接着叙述我的故事……

Chapter 8 [令人惊异的病例] = 89

……法兰西医生指明我的复元是“所遇到过最令人惊异的病例”。而且数年之后，他在一个经过公证的书面申明上写着：“士兵乔治·里奇……之所以能从死境复活并且恢复壮健，其解释必须着眼于自然方式以外的理由。”



Chapter 9 [心灵探索] = 95

……如今我忽然发现，自己竟然能对一些完全陌生的人打招呼，就好像我们认识了很久一样的。我曾经徘徊经过这些病床，只是那时候没有人看得见我、也没有人感觉我的存在，那种极度的孤寂感在我心中造成了巨大的改变。

Chapter 10 [勇敢的女子] = 103

……自己正说着如何跳下床，但一转身，却看见一个年轻人依旧躺在那里；我又听到自己形容着说，当时怎样疯狂地飞向利趣门，接着又返回巴克利营寻找自己。然后又谈到那光、以及随后的奇妙旅行……

Chapter 11 [万念俱灰] = 111

……好多次我笨拙地试着向玛格丽特描述在巴克利营区医院中所发生的事，每次我总是发现，她脸上的神采顿时消失，那双蓝眼睛显得局促不安，于是我只好赶紧转换话题。毫无疑问地，她把这整个事情当作是我的心理幻觉！就像很多战时的情侣一样，我们努力把事情表面化，而且本能地逃避死亡与未来这些话题。

Chapter 12 [亲历战争] = 123

……我迟疑了一下才认出母亲身旁那位灰发男子。父亲前往欧洲时还是满头黑发，如今，他的头发与脸上的皱纹，明明的解释着他所经历的是什么；但他自己却只谈令人愉快的事——家人的气色真好啦！我将要到法国欣赏美丽的乡下风景啦！在那间拥挤的候车室的长椅上，我们坐着谈了半小时，然后返程的火车发动了。我在窗内不断的挥着手，直到他们消失在战时的道别人潮中。



Chapter 13 [爱的决定] = 129

……“当时我必须立刻做个决定，”他继续说：“是否我要任凭自己去恨那些干这种事的士兵？这种决定很简单。真的，因为我是律师，所以在我的行业中，我常常看到恨如何波及一个人的心灵和身体。恨曾杀了六个人，六个我在世界上最关心的人。于是我决定用余生……不论是几天或者几年……去爱我身边所接触的人。”

Chapter 14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 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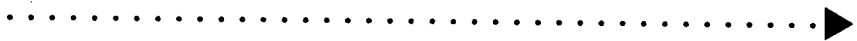
……当然，没有人能够臆测另一个人死后的事情，但五月二十四日，当那位邻居打电话告诉我弗瑞德·欧文去世的消息时，至少，我是毫无困难地体会了他离世那刻的奇异转变。那种耀眼的光，那种心中深知自己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的喜乐……



Chapter 1

直面死亡

……“我刚才告诉过你，他们说我只剩四个月了，也就是说，可能也只有四个星期了，因为医生也跟常人一样，会撒谎的。老实说，我觉得我犯不着再花什么苦心来搞好人际关系了。”“我并没有在与你谈论四个月、四星期、或四十年的事情，我是在谈那永无止境的未来。”就好像一扇门摔到我脸上似的，我看见他眼中那正要展开来的坦诚，一下子消失了，“你是在谈……天堂与地狱……这码子事吧？得了吧，医生！”



我提前来到办公室，希望在第一个病人大驾光临之前能享受片刻的安静，这是我一向的习惯。我瞥了一下这个依旧在幽暗中的房间——书桌、舒适的椅子、以及摆放在窗前的黄色沙发……此时，我深深地感受到，从事精神病医学的行业确实是相当令人满足。

我做医生已经 13 年了，这些年，我常在潜意识中认为，自己所医治的只是病人身体的某些部分而已，最多也只是在医治疾病所显出的征兆，而绝非完全治愈疾病。我在弗吉尼亚州利趣门的纪念医院工作，这里就像其他规模宏大的现代医院一样，没有时间让我把病人当作“人”来了解，也没有时间让我倾听病人在看病时所提的问题背后，那些真正的问题。

因此，在 40 岁时，我又回到学校进修。这实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我必须要求妻子和我一起离开利趣门而搬往沙罗特维，并将两个孩子迁出学校，还要放弃自己在利趣门医事训练学院的院长职位，住进学校宿舍读上几年书。然而，自这个决定至今的 12 个年头里，我无数次为着这个抉择而感觉欣喜。今天，在这一日之始

的宁静时刻中，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欢喜。

我轻轻弹开桌上挂号用的活页夹，按顺序看着今天约诊的病人名单：米尔德里德、彼得、简（注一）……随即我的手指头停了下来。

午后第一个约诊的病人是弗瑞德·欧文，我几乎忘了他是昨天才离开大学里的诊所的。弗瑞德的主治医生上周曾打电话告诉我说，他的诊断报告是“肺癌，已蔓延至脑部”——其实我早已预料到了。弗瑞德因患肺癌而面临死亡的威胁，我在五个月前就开始怀疑了，因为九月份他第一次见我时，就显出了极其严重的沮丧。那种沮丧、干咳、以及整个会面中连续不断地抽烟，一再地让我提起警觉，于是我替他预约了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

很显然，弗瑞德根本没有去做检查。三周前，我的疑虑再度涌起，于是就在这间诊疗室里替他检查了一番。虽然当时我缺乏足够的设备，不过就仅仅一个听诊器也让我听够了。随后，他在大学的医院里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和检查。如果说这样做，是因为我对他的病情还有所疑惑，倒不如说，是为了他好。

今天下午一点整他会来我这里，可我该如何帮助他去面对自己的死亡这个铁定的事实呢？他来这儿已有数月，虽然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可是离痊愈还十分遥远。他所迫切需要的无非就是时间，而今时间却可能是他无



“医生们只给了我四个月的时间！”他将自己摔进沙发里，进出了干涩的笑声，继续说：“呃，医生，这不是开玩笑吗？过去做的这些检查原本是为了让我能有个更好的未来——可是如今，我不再有未来了！你让我与母亲搞好关系、和妻子搞好关系，可现在看来，这一切都只是在浪费时间，呃？”

“恰恰相反，”我告诉他：“按目前而言，这些事比过去更加紧迫了，你的未来全看你如何迅速地处理这些关系。这比你想像的还要紧迫得多。”

他盯着我，那眼神中的伤感看起来极其令人难过。

“我的未来？”他回答道：“我刚才告诉过你，他们说我只剩四个月了，也就是说，可能也只有四个星期了，因为医生也跟常人一样，会撒谎的。老实说，我觉得我犯不着再花什么苦心来搞好人际关系了。”

“我并没有与你谈论四个月、四星期、或40年的事情，我是在谈那永无止境的未来。”

就好像一扇门摔到我脸上似的，我看见他眼中那正要展开来的坦诚，一下子消失了，“你是在谈……天堂与地狱……这码子事吧？得了吧，医生！”

他保持着那种“鬼才信”的语调，但我知道我已经惹得他挺恼火了。若非我们在这段日子里，已经藉着彼此的了解而慢慢地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否则我决不会把这个话题如此直接地抖出来。这点很关键的，因为他常



直面死亡

说我是他所有认识的人中，唯一一个从不向他耍花招的人。

“所有的人中，我绝对想不到由你来告诉我这些话！如果我想听这套胡言乱语，谈什么死亡不是结束之类的，我老早就跑去找那些谈什么‘天上有饼’的牧师啦！他们会许诺你将来有一对翅膀和一架竖琴，以及其他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唯一的条件就是丢张百元大钞到他们的盘子里！”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满脑袋搜索着想找些合适的词句，或者至少不要挑到刺激性的字眼。弗瑞德的过去我知道得太多了，对他来说，任何稍微涉及宗教的事物，都是该诅咒的。因为，在他被寄养过的家庭中，最残酷的那三家都是些上教堂的虔诚人士，他们一致相信唯有狠狠痛打，才能将沉默、抑郁从这个畏缩的孩子身上赶出去。

“我不知道竖琴、翅膀这一类的事，”我接着说：“我只能告诉你我亲身经历的事，自从……”

我停了下来，担心那接着要说的字眼，是否会彻底摧毁我们之间才刚刚建立起来的那座信任的桥梁？“自我死过之后”——这是我刚才想说的。但眼前的这位是个常常受欺骗的人，我该如何与他分享自己生命中的那个转折点，让他听起来不会觉得像个太谎言？

“弗瑞德，”我迟疑地开始说：“曾有一次，医生们